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者所刑則所出禮而為惡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我哉刑賞之後繼以田後取其衆此其威之至也苟喜以刑去惡恪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其威之在天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難犯而易折况或以刑去善哉怨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和亂庶邁已怒惡而刑之足以沮亂而已知善

而社之遂破小人之党其道消矣此乱所以已焉夫
一賞而已乱天下之威莫大於是有恃權勢而威天
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惡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
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取也有尚
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惡高下一斷以法
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惡者有可免之茲而善者
有不幸之惧及其夫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
者之所能取也然則孰能取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
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悅而誠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於野矣未嘗知文進於力矣未嘗知德

進於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
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
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委戩而去也教
以世事固其業矣工者世工商者世商農者世農此
進民於其所任而成之者然而向者學藝未能行焉
不足以為善也制其爵祿吏諸官府之中與賢且貴
者聯為八職以服王事此進民於所奉而成之者慮
其廢此九職也於無戩者使之出夫布以戒之慮其
廢此三事也於無戩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以戒之
王之鄉遂三事未嘗廢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

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陽禮教和則使之孝藝矣以
世事教能則使之世事矣以賢制爵以能制祿則使
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于邦國都鄙而已
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天子不考文而天
下無私孝禮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
有事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孝焉或得乎在我者
之善弗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
教故吾得有事乎孝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
之善悉以進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愛吾君也則
致之以福先王兼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

私焉况不在我者哉

都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
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
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都家之治
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
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
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
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設神之所
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况子弟之親公

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
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之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
賀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
以致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欲其福祿之高也以山
祝之不足也祝之如岡欲其福祿之大也以阜祝之
不足也祝之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壞也以
南山祝之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以松柏祝
之以祝吾君未之足也又以吾君戩穀之臣祝其無
不宜焉無事之時至誠之願於王如是之至也而况

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邪其於鬼神也必有至
誠以感之其於王也必有至誠以致之雖然王豈徒
受其福哉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則諸侯之致福
也王固有以報之矣鬼神之意蓋亦願為五福而陰
相之則王與諸侯相交以福非徒以為文焉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九伐之法正其罪惡
之名然後命諸侯會卒伍而從事焉言伐則其事也
言九伐之法則其討也討者著吾法度之言以問其
罪耳

馮弱恃強犯寡恃衆高而自危滿而自溢者也則宜

伐而青之害民則伐之行庶民之所惡也陵外則壇
之行諸侯之所惡也先王之兵豈將黷武以快其私
也哉野荒而不治民散而不繫無智以及其所有者
也則宜伐而削之負固不服無仁以保其所有者也
則宜侵之先王之兵豈將征利於下而極其欲也哉
彼自取之而已賊殺其親充類至仁之盡也則宜正
之內外亂鳥獸行不仁而無其親者也則宜滅之放
弑其君充類至義之盡也則宜殘之犯令陵改不義
而無其君者也則宜杜之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其法既廢
而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此小事大以和邦國
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
進賢毋功以任邦國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
下皆是也

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為列國所擅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
者非必賊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
青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內外亂鳥
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
己也為用戰九伐之法以正邦國徃而正之而已

九代之法施於九法之所不及者也諸侯之心弗平則爭弗正則亂九法所平則治其爭九伐所平則治其亂然而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則言佐王九伐之法九法之一事耳蓋非所以佐王則言以正邦國而已

王與之守邦而有萬民王與之共民而有羣后當其入王而王弗之自也以其從主則謂之賓以其敵主則謂之客諸侯尊而有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賓諸臣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客王之待賓客也有禮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為之

節百物以致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為之數乃有卑禮飭獻飲食幣帛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收萬國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禮於奢財多而不降則失禮於儉奢則沒禮儉則廢禮以親邦國者也為奢所沒為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國萬民相為賓客財之多寡禮之備殺以是為差不可過也

祭祀之式先王以事神賓客之式先王以接人喪荒

之式以待天變軍旅之式以待人亂幽間之中有鬼神為之祐顯明之中有賓客為之相天變人亂有備無患然後有共吾肥甘者則羞有式焉有共吾輕暖者則服有式焉有共吾便用者則工有式焉有共吾行禮者則幣帛有式焉有共吾行思者則好用有式焉然而神不祐于凶人不相于分則夫亦式已矣賓客之式重與鬼神豈可廢乎

凡邦國之貢以待帛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然而九式之用特用九賦之所入者九賦之所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都之賦以待祭祀然而賓客之職以任萬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非以奉吾欲也還以為邦國萬民之計而已千里之內吾所自治者以其自治而得之者置諸九式之用則其事鬼神也敘其待賓客也勤九式之用羞服好用無所愧焉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王禮之至上足以降天神下足

以出地示中足以致人鬼無他也能與三極之道相
為近遠而已以禋禮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
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
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
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
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鬻
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
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觀師兩師
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
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体祭之是則可矣

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
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
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禘之腥三獻
之爛一獻之熟自熟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
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
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且非祀天之所主用血
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
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
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
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貳滌濯蒞玉鬯省牲鑊

奉王齋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
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
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
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
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棲
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
默致靜以默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
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歆祭之日入
室儼然心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声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声君子之事

帝亦猶是也天鑒帝省見其在物之上焉尊之貴之
惟恐其或失之精意以享者也然而精意以享在乎
先王以為至乎未也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精意以享是禮而已先王之制禮禮也
期於百執事而至斯極也先王無所事意焉是以大
司寇之職裡祀五帝則戒之曰蒞誓百官戒于百族
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于皇天有
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入王家大宰所佐
則王也未足以佐聖所職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
太宰祀大神則為不足享先王則為有餘此大宰之

職所以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示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正於禮禮而盡於大神大示蓋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焉公乃王乃天乃道則道之大者自非王公不足以侔之記曰孝子為能享親聖人為能享帝孝之於人道之盡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之盡者也則天之大神地之大示自非聖人不足以享之若夫百執事則効於禮禮而已太宰且有大於此者况先王乎然而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已不及大示者以見地示二而小故特舉小者以見其大焉以禋祀昊天上帝而已不及五帝者以見天一而大故特舉大者以見其小者昊天

之有上帝也其猶國之有君歟五精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制民以禮因民以俗
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役然而財用
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
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
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
之田鄉之采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母弟食邑
在其中焉仕地之法無過十二其財之入也職內貳
之其財之出也職歲貳之都鄙之用資此十二之稅

而已有無之歲輕重之征備殺之禮多寡之費皆取於此不敢過焉此所以馭其用也先王慮其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有土均之職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礼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為之輕重之法而汙之掌其禁令此防其無藝之求宰夫之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之職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此防其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礼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弊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礼之儉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屬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書而示諸治官之屬曰以治邦國以紀萬民此治官之務也書而示諸夏官之屬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此夏官之務也小宰之貳大宰也推理以立事乃有六職焉推其治邦國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平則治之効也推其紀萬民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均則紀之効也然而平邦國紀萬民政典之事也小宰推而行之

及為治典之効亦有說乎均節財用者大宰之事也
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者小宰之事也善教而後得民
心善政而後得民財小宰之於治典推而行之為効
不及政典之事雖欲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豈可得哉
大宰之治邦國也猶治水然使之循理而往無穿鑿
無畔岸故小宰推而行之其効為均
均財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衆安人之道季氏忘
此四者有事於顓臾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而貧
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顓臾固而近於費今
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墻之內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致以下
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廢而安之也教之以
土宜利之以興勸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強予平之以
土均此富而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
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疇立政
之始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
非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
則有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

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
患寡而患不安。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
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
安。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
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
仁終安之以懷德

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
用蓋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內
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蓋以民心生義則能與
王守邦故也然而內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

以邦賦而制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
溺於罪是王之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內史司會冢
宰得以及贊吾治焉放辟邪侈罔有為者是王之義也
制祿賞賜則贊為之內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
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
小司寇焉以制國用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
治內史之事也凡在書契板圖者之貳以送群吏之
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焉以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禮則近乎道
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勅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速

其為効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管仲之為齊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不因而去之太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効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之於民以禮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私意自為用捨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惡此民行止所以見馭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後與焉齊知所因魯知所制蓋未足以言馭

天之生民有利興之為生有善與之為人利與善相為廢與者也即善而利廢即利而善廢利之廢也彼將救死而恐不贍矣暇知禮哉善之廢也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獸也不廢其利亦不廢其善為之二時之務農與之為利者也為之十月之飲酒與之為善者也十月萬物佚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佚於老之地也先王於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勞乎坎則天勞之也因索鬼神而祭祀之先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况民乎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之仁長之義貴之之禮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齒位則教之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以年

為尊而正其齒也三命不齒以爵為尊而正其位也
一命受職齒于鄉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再命
受服齒于父族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々之
仁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長々之義也齒所以序年
以仁尊之也位所以序德以義尊之也齒于父族仁
也三命而不齒者義也所尊者義故雖父族之親不
得而齒之貴々之禮也受職以能未足乎德者也故
雖鄉人之疎得而齒之受服之士蓋處賢能之間而
已尊之也不齒于鄉卑之也齒于父族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睦姻則孝之類也注恤則悌之類也人
之孝悌多止於父兄之間而孝也不能克而為睦姻
悌也不能克而為任恤飢渴乘之有不足以事其父
兄者仁義之實於是而喪焉不可勝計也鄉之教法
鄉吏讀之屢矣其言入之不深其實未見利或勝之
矣安得六行之民攷而與之哉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使見其實者也教之長為其近於兄也教之老為其
近於父也教之貴々為其近於君也而睦姻任恤不
可勝用也則仁義之實何患馴致而喪之哉仁之實
至於親人之親則仁立矣義之實至於長人之長則

義立矣仁義既立孝悌已著則民之德就矣可以觀
焉是以州長之於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射者觀德
而已其飲也作其德之時也其正齒位欲其審察而
致嚴故以党正各屬其民而正之其射也現其德之
時也民德已定審察致嚴無所事焉故州長獨令五
黨之民而現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矣此序
所以言射焉與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有序矣之
意欤射于州序矣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欤以
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王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
序而現之然而飲酒聞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

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欲其知武備
也猶農之不可緩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

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禮教之所寓田獵則兵
教之所寓惡勞而好逸惡危而好安惡寡而好多惡
後而好先人之情也六十者坐五十者五或勞或逸
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或多或寡也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或先或後也行禮人情之所難
師設人心之所憚飲酒田獵馳騁獻酬以為樂焉人
情之所好以人之所難所憚而寓人之所好之中而
教之故雖五十者立而人忘其勞六十者三豆而人

忘其寡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父族而人忘其在人
之後也其猶教之戰欤人知從禽獸馳騁之樂而已
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
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屬於田其學不屬於序
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無十月之飲酒轉徙
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奚暇齒位之事哉幸而會
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屬之民而飲無
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乎為亂而已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先王之欲
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田所謂
食之也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
息已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
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仁之類也民
知長：義之類也民知貴：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
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
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充其類乎天
下之士或流于商或齒于屠販之伍若夫屬民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
都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况天下之遠哉先

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別為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采可以君象王子弟之貴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之疎者之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目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歟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率而有不及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之國有政令則朝大夫下馬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略於官府歟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季不戾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也加田無國正之於受田之家猶之國子及其倅歟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正於諸子而已言征則廢正之

之義言正則征在其中焉都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季
以聽於國司馬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則司馬正之矣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
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諸子正之矣授之
車甲合其卒伍是以正賦之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
之是以正之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大人之事也王之至尊后之
至貴五乘不足以名其車則曰路而已孤卿大夫士
於王及后則卑於小人則貴不可以五路名其車則
曰乘而已路道之大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途同歸

之會譬人謂之大人譬道謂之大道大人不仁大道
不器無名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
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
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麗於
仁之質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雜說

孰周為人孰蝶為物以覺為真以夢為妄則是非物
我辨矣夫覺夢周蝶亦奚以異哉周蝶皆物也蒼為
周夢為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蒼夢皆化則
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為真孰為妄哉無真無妄故
不知周之夢為蝶歟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蝶相得於
夢中必有分矣蓋天下之物一聚一散相得相失莫
非分也周以蝶於我為有分則蝶與我齊矣世之人
所以有是非以其有物我所以有喜懼以其有死生

物我死生不能一此人所以無逍遙遊而養生之理
喪矣故以蝶為周以周為蝶然後忘物我以齋為夢
以夢為覺然後忘死生物我死生兩忘而意消故能
緣督以為徑而智與故無與焉養生所主者也

生在外者任無涯之知赴無窮之欲逐不可必之物
以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
者也猶旦殆已况其為智者哉為智者以其知之所
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
也惡則為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馨千里之外譽

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
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
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
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理乎蓋益理以能者名之召
虧理以偽者刑之召吾將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
無與焉則雖同室之人不得其害惡而報之况其遠
者哉緣督以為徑不務知之所無可柰何則智行其
所無事矣善惡為生之累名為善之累刑為惡之累
則四者以非理蹈之矣或禍其身或殘其生遺親之
憂而天年不能盡其道而死則殆而已矣

牛以喻其有生牛之節間以喻其生理遊刃於節間以喻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於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声喤然合於桑林之舞中於經首之合技兼於事之兼於義之兼於德之兼於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於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工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喻為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嘗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牛焉未能忘牛而合於理以

喻用智者未能無累也割也故歲一更刀折也故月一更刀折則繁矣未若良庖之善也然而良庖猶喻以形傳生者也但賢於族爾養生之道未達一關則相去楚越矣况歲一更與夫十九年之遠哉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以喻夫大知不知不知故其用愈多其智愈有而不可盡也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謫然已解以喻夫養生之理或有礙之者未之盡也當此之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逾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

刀而截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喻任萬物之
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
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
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之於
生猶之肯綮大輒也豈能為大竅之累哉用智為智
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
其思置矣神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
介則獨之則無與人克有與也人克而天無與也無
物不能對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蓄乎

樊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
王未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
神凝至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
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
適天而逆人信情而廢天如哭其子母人之所受恬
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今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
適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
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
驟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之君於天心君於人而
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

生之厚而遇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傳生猶其
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
傳乎老耄之死是其形化者也而彼老少有生之厚
傷其形化何異乎以薪而傳火哉蓋未之悟也指窮
於為薪則悟矣真空之中有養生之道有傳火之理
忘形與薪而得於此焉則不知其盡也蓋夫為薪之
指窮而後悟火之傳非薪為形之指窮而後悟生之
傳非形帝之懸解其指窮歟彼老少者之哀夫子竊
謂老少有生之厚而不自哀也生之所無以為者生
之在外者也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固
務生之所無以為則所主者喪矣固務知之所無奈何
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
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
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
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
生故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
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
不足而不為與夫無以為而為之皆有累焉有累則
不能正平而養生之理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

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惟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

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來變

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與焉陰有造之者不達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後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後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後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達者切為在我而私欲有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

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
真也不滅可以生之可以形之可以物之雖吾之至
於此也豈異乎人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
生累德是非無好惡死生無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
氣於是乎在矣時不能運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去
而變散之則被偶化之形暫來之生何足計哉形與
生且不足計而况形生之外乎嗚呼養生形果不足以
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孝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
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
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
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
平則其心夷而真常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
夫有生之厚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

形勞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
故也大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
子遺生而畜精焉非徒畜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
也又能復之畜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
上智無事畜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
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

能生之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體則精氣之聚成始則精氣之散死者生之始成體則言其生成始則言其紀天地之道內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精焉反以相天精而又精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之之又神相天不足以言之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熱太虛其體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衆凡之流智

巧果敢與物相勝其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強則魚休弱則趨蹶晝為想夜為夢則氣之守喪矣豈復能純乎喜怒哀樂忘而後有純氣之守純者謂其不虧其神也其神不虧則外物之感何由得聞而累之故水不能窒其氣火不能化其形萬物之上不能慄慄其氣體凡有兒象声色皆是物也物何以相遠則夫智巧果敢之列將欲勝物不亦委乎氣之散為喜怒哀樂之色物得其間而累之潛行則窒入火則熱不窒不熱彼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物我兩忘而守其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声色妙有其形而不為兒

象則萬物之上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
無所化者真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
與道為體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尽之將與不形
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
之性滿而不淫圓而無端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增其
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
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
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
氣幽明之交故不麗乎陰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

乎生死

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超
乎形數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
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惟神與氣喪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
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懼
入乎其胸中矣神與氣喪矣故雖不疾猶死也富其
醉也冥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
從事於外故其乘不知也墜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
神氣亦然而乘墜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

物也及其墮車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形氣故雖疾不死也况全於天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巧果敢復於物矣惟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一矣藏於天不足以言之

鑄干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鑄于飄瓦歟民自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折怨之心而

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殺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偽也開天開天之性也天之於天道而已性生德偽生賊開人以智治國者也開天不以智治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偽則民近乎用其真矣失者錙銖失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也則習忘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道者在此忘我在彼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擲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用志而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蜩翼之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用志而
分乃散於物雖然病僕之承蜩兩忘之中猶有蜩焉
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且若是而况君子乎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內重也以鈞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婚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
善注其猶達生者決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養生
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單豹入而
藏則內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內虛而

為熱疾攻之豹入精而養其內毅侈力而養其外是
皆不鞭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
而陽也不虛其內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伴復為至
精則不必入也故無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
也故無內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
柴之不為也何為內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聖
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極其惟聖神乎單豹張
毅生之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鳥
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况攝生者乎蓋夫生之之厚然後巖居而水食微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弊而不自持者大欲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之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衽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精之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衽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弊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產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產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

誘於物內汨其心當此之時其孰能畜精以養其神乎觸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日不之於色曰枝不之於安佚陰德嘗清陽德嘗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志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鄱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瑀撰

并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

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
銜曜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况能取知
於鄉黨乎見知於鄉黨者益鮮矣况能有聞於天下

乎以孔子之聖而易於其鄰子路之賢而慢於同門之士自是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詠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翫古作為文章條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第一而声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且策士干庭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以其識其面為恨如端明黃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於傳注或不見聖人指歸而隋唐以來窮束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此非偶然也公諱裳字

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穎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為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唐至宣和

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
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
第享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
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
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於胸臆浩渺難窮而
趣詣深奧見於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
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
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
拂其外與夫銳進而下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
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

難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
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趨捷勇健北虜畏
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頽毀無戰
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懼無以制在禮部會朝廷議推
太學三舍法於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
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
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方臘虜人之變悉
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於
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澹於財利
甫終父母喪奉贖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

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筭所
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
焉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徃々深
解而叅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驚者公獨漠
然無係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歎娶
同郡張氏累贈越国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
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
及公顯達閨門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
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於
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玘終於承奉郎監真

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
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
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脩丞議郎河
州通判陳詳丞奉郎曾飯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
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金判李排
七女婿也詳蓋兩娶云父既葬十有八年玠謀墓道
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切嘗
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教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
喜道公事蓋樂聞之於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鉤龍蜿蜒

演小崇巔

悽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繁 採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鶩 智叅著蔡 言立世傳
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間然
孰謂公死 劍逝仙還 藏棺深窆 板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紫元翁塑像記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

漢顯宗有云即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
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於地精成於
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係紫

微天官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黃公
冕仲之道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
未第時曾作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廟酷愛其文以為
場屋遺材無何由鄉舉策試于庭遂魁天下頗推聖
意雖經事五朝綿歷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
授之也素愛桐江之大明洞俾主僧作草庵于其側
將為棲息之地遂以紫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
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得嵩陽之說於其兄德幹
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
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純中得漕司屬察巡歷過邑

欣聞其說遂趨淵中恭拜焉且屬予叙其事鏡諸樂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挺得其兄德幹祀言嵩陽莊念祖所述方外志載張伯端政和中通名謂黃冕仲於延平繼使人寓書於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黃冕仲本紫微天官號凡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耳潛耀者三則平叔冕仲睢陽于先生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胡因書其事寘於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像於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造士宗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溫厚醇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生之子孫亮聯縷緝次為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

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
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覲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
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以廣其傳公曰
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正挺訛挺觀先生平
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
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
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
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為時著龜所蘊之施百
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雍老之福嗚呼墮矣哉
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而

景慕之異時登魏科歷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
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魏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
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
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臥腹藁既而走筆
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
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幾三
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
恙皆散亡比寇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
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

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
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徑
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
之文釐為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奉
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為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
傳請校勘舛訛鑿板于軍學庶傳之永以為學
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

戌孟夏玠謹識



